

# 千年一脈 從佛陀到玄奘 穿越古今的人生正見 系列講座

## --- 首場 ---

講座內容：《玄奘文化千年路》影集緣起

我們想要告訴您一個歷史上的偉大史詩

日期：2022/05/15

地點：國家圖書館藝文中心 3 樓國際會議廳

## 1 緣起

(陳介源老師)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歡迎大家

在今天來到這個會場

共同 我們一起來探討這個問題

那麼首先就是

我本人是前任的正覺教育基金會的董事長

剛好拍攝這七集《玄奘文化千年路》的時候

我當時剛好就是擔任董事長的時間

所以首先就針對這個七集的緣起

給大家作簡單地說明

玄奘大師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他是一位偉大的佛法的大師

那麼玄奘的偉大

到底是偉大在什麼地方

在聯合國的《世界文化名人錄》裡面

其中中國人只有兩位

一位就是孔子

另外一位就是玄奘

那在明朝（清朝，口誤）末年、民國初年

有一位我想在座大家

都滿清楚的一位文人

就是梁啟超  
梁啟超他後來在南開大學、在清華大學  
有擔任中國史學(歷史)研究法  
的這樣一門課程  
後來他在課堂上講的資料有出書  
他裡面這麼講  
因為他講的是歷史的研究方法  
其中就講到說  
應該怎麼樣幫中國古時候這些的名人  
來作他們的傳記呢  
裡面他就提到兩個人  
一個還是孔子  
那另外一位還是玄奘  
那這個梁啟超他怎麼講呢  
他針對就是記錄玄奘一生的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梁啟超評論這部傳記  
他說千古的名人裡面  
這個是價值第一的一個傳記  
那當然以他的學者的立場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他認為說  
這個傳記如果應該怎麼寫、怎麼改  
可能會更合乎現代傳記的形式跟要求  
不過他說玄奘的這個《慈恩傳》  
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認為價值是第一的  
那這表示什麼  
就表示說  
從這個傳記所顯示出來  
玄奘的一生是有相當的高度跟內涵  
因此魯迅評論玄奘說

玄奘是中華民族的脊樑  
脊樑就是等於是我們說房子的棟樑  
是很重要的  
可是當時我們在正覺教育基金會  
看到這些清末、民初的這些文人  
對於玄奘有這麼高的評價  
那到底玄奘他的偉大在什麼地方  
這是當時讓我們深深地  
引起我們興趣的地方  
因為我們從市面上能看到的  
就是一般媒體上面能夠看到的  
介紹玄奘的這些影片、影集  
像大家最熟悉的《西遊記》  
從《西遊記》裡面看得出來  
裡面的三藏大師是很文弱的一位  
對不對  
我想大家的這個感受  
是跟我應該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從那裡面看不出來  
不管是說是梁啟超也好  
或者是說魯迅也好  
對玄奘的評價  
其實從那些影片是看不出來  
所以當時就觸發我們  
希望針對玄奘能夠有更深入地瞭解  
或者是說能夠有更正確地瞭解  
這裡是說到說  
因為既然《慈恩傳》本身  
它的東西就已經是非常豐富了  
已經非常有價值了  
但是被解讀出來了沒有  
那就看得出來好像沒有

因為對一般民眾的傳播  
當然是以影片的方式、影集的方式  
最能夠普及  
所以我們就思考到說  
怎麼樣子針對《慈恩傳》  
去作更深入地去透視它、去作解析  
所以在這七集影片裡面  
就變成是說  
我們用了跟以往  
各種影片、影集都不一樣的角度  
來介紹玄奘  
讓大家認識玄奘  
另外在這邊也要提到的就是說  
梁啟超他在評價玄奘的時候  
他特別提到一點  
他說玄奘的偉大  
其實是他人生最後的二十年  
玄奘當時的最後二十年  
其實就是已經從印度回來 取經回來  
在中國 就是當時是大唐  
翻譯經典的二十年  
梁啟超說玄奘回來  
因為當時唐太宗是在洛陽  
所以他就到洛陽去見了唐太宗  
然後從洛陽回到長安之後  
他從第二十七天開始就著手翻譯經典  
那麼一生一直一直持續不斷地這樣子  
翻譯他所帶回來的這些經典  
一直到他辭世的最後二十七天  
都是在作翻譯經典的工作  
玄奘對於這個翻譯經典  
對這些經典

其實是非常重視的 非常重視  
雖然說他帶回來六百多部  
六百五十七部的這些當時的經論  
那只有翻譯出七十五部來  
可是實際上  
玄奘看待帶回來的這六百多部的這些經論  
玄奘沒有一部是認為不重要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根據《慈恩傳》本身的記載  
玄奘從天竺要回到大唐  
經過西域  
經過就是現在的于闐那個地方要渡河  
那麼當時就有一些的經論掉到河裡  
因為有一部分的經論掉到河裡  
所以玄奘為了這樣  
在于闐要到各地再去看看  
有沒有掉到河裡這些經論  
然後在于闐又花了八個月的時間  
把這些經論再補回來  
補回來之後  
那才回到長安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玄奘  
其實就如同梁啟超所講的  
他的偉大  
其實是最後的那個二十年翻譯經論  
那他沒有翻譯出來的經論  
他帶回來的經論  
他都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從什麼角度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沒有翻譯出來的經論  
我們看到  
其實後來到了宋朝都還有在翻譯  
也是玄奘帶回來的  
像《大寶積經》之類的  
所以我們在影片裡面  
既然經論本身  
對玄奘來講是那麼重要  
那麼我們來解讀玄奘  
就不得不對於玄奘  
所翻譯經論裡面的精神  
也就是說  
玄奘希望透過這些經論來表達什麼  
他花了二十年時間  
等於是說一生的三分之一的時間  
是在作這件事情  
那這一部分  
我們也要加以去瞭解  
包括我們等一下跟郭老師的討論當中  
就會稍微去提到這個  
但是畢竟我們是希望透過文獻的解讀  
來把玄奘  
我們所認知玄奘作一個呈現  
那再講回來就是說  
所以這七集影片  
跟我們以往所看到的影片  
介紹玄奘的影片都不一樣  
譬如說《西遊記》  
大家很清楚  
它看起來就是像一個神話的故事  
那曾經有學者  
去剖析《西遊記》的內容

因為《西遊記》是明朝吳承恩  
應該說是他最後把它總集起來的  
那有人去剖析這個《西遊記》  
認為說其實是吳承恩藉由《西遊記》  
來諷刺當時明朝的這個政治局勢  
那這個是題外話  
所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有這樣的方式  
來借用玄奘西行取經的  
一個歷史的事實來闡述它  
這個很顯然  
他就不可能把真正的玄奘  
他的偉大表現出來  
就像剛剛講的  
大家從《西遊記》裡面看到  
玄奘是很懦弱的  
另外當然就是有講故事的方式  
就是說玄奘他這個西行  
要經過哪些的地方  
碰到什麼事情  
就單純的講故事  
可是這些大部分  
都是著重在西行取經這一段而已  
那就沒辦法像梁啟超這樣的  
讓我們感覺到說  
為什麼說那個偉大是後面的二十年  
那當然現在更多的是什麼  
更多的就是說重走玄奘之路  
你們看到大陸很多的節目  
或者是說很多人  
甚至是私下就是找了朋友  
要去重走玄奘之路

從這個甘肅到西域這樣去轉  
也是有很多這種的  
這個七集影片它就跟以往  
或者說現在我們在包括網路上  
所看到的這些介紹這個玄奘的這些影片  
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您想要對玄奘有更深入的瞭解  
為什麼他是這樣一個偉大的法師  
為什麼他會被稱為民族的脊樑  
那這七集影片就很值得大家去看它  
這個也是我們製作  
就是我們這幾場論壇的主要的目的  
就介紹到這邊  
不曉得郭老師有沒有要補充  
(郭宏益老師)  
這裡補充一下  
玄奘主要的遺失那個經論  
是在過渡信度河的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有個傳說  
就是不管是種子或是一些果實  
不能夠讓它移出去印度之外  
當然那時候的北印度  
實際上是比目前的大  
不過信度河它本身  
就是有這樣的一些傳說  
因為有船會翻覆  
那有可能有的載了一些種子  
也包含了這些經論  
所以船就在那裡翻覆  
這就導致於後來慧天來信的時候  
大師希望他能夠幫忙再尋找一些論  
大概作這補充



## 2 玄奘大師時代的中國佛法困局

(陳介源老師)

那麼我們就開始  
今天的第一場的論壇  
玄奘之所以會西行  
當然是有他的原因  
或者說有他的動機跟目的  
這個動機跟目的是很重要的  
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有這樣的企圖  
所以希望能夠去做什麼  
那既然要瞭解玄奘  
我們當然就要對於玄奘當時的  
這個西行的動機跟目的要有所瞭解  
我們從這個《慈恩傳》裡面  
或者是說從玄奘的弟子  
窺基大師的這些著述裡面提到的情況  
就是說其實當時在中國  
因為那個時候是從魏晉南北朝  
然後隋朝末年了  
天下已經是混亂的局勢了  
然後到後來唐朝  
唐朝還沒有穩定下來  
但是社會情況如此  
佛法也是出現了問題  
為什麼玄奘能夠看到  
這些的佛法上面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說  
玄奘他是出生在洛陽  
在洛陽東部的這個緱縣  
那當時

我記得沒錯應該是十三歲  
十三歲就剛好碰到鄭善果  
要正式出家了這樣  
但是之前其實玄奘已經在寺院裡面  
跟著他的哥哥  
在寺院裡面就有跟著在聽聞佛法  
所以我們從玄奘在西行之前  
他從洛陽到長安  
然後從長安就到益州  
益州就是現在的成都  
然後從益州又到了荊州  
荊州就大概是現在的湖北  
然後到揚州  
那之後又到相州  
相州是現在的河南省  
又到這個趙州  
是在河北  
最後又回到長安  
當然這過程當中是經過了好幾年  
那這些的過程玄奘是作什麼  
就是到處在參訪各地這些當時的  
這些的 佛教這些的法師們  
聽聞他們演說的法義  
同時也可以跟他們去談論、瞭解  
所以對當時這個佛法在中國  
就是當時的中國  
所呈現的狀況跟出現的問題  
其實玄奘是很清楚的  
那接下來是不是就由郭老師  
來跟大家作說明  
(郭宏益老師)  
就是玄奘大師他本身

對於學問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一方面他宿世的種子不斷地流注  
所以他對於經論  
實際上是很快就可以瞭解  
這個在傳記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而且不論是整個義理上  
戒律上也是  
所以他瞭解的程度是非常驚人  
那麼我們從當初這佛法的困局來說  
他能夠發揮什麼樣的力量  
在於說那時候經論不夠多  
而且禪宗這教外別傳  
還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廣傳的地步  
主要是教內的經典不夠於支撐  
因為當初菩提達摩來到中國的時候  
他說了我要印心的話  
就是印證這個心  
那就只有四卷的《楞伽經》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這其中也牽涉到說  
雖然那時候《深密解脫經》之後譯過來  
就是說到玄奘那時候  
許多對於唯識的經典  
並沒有那麼深刻  
尤其《攝大乘論》是後來才過來的  
在整個流傳上的教理  
開始有一些分歧  
就是說到底親證要證什麼  
應該要證心 不是證一個物  
然後《金剛經》講實相  
那就應該證實相心  
可是實相心是什麼呢

你要證阿賴耶識  
還是要證如來藏  
還是要證真如、證第九識  
也就是說眾說紛紜啦  
在這一種情況下  
雖然大師他是有自己心得決定  
可是如果沒有更正確的經典  
更多的經論到了中國  
他就有點沒有辦法來說服大眾  
所以這是一個主要的  
另外一個是  
大家對於《大般涅槃經》眼見佛性  
是不太懂這意思的  
那時候解釋的人就是講成  
這叫成佛之性  
但是實際上  
從一位聖位菩薩來說  
應該說一位聖位大師來說  
尤其他要趕快能夠回復這證量的話  
這是有點差異的  
那即使是這樣  
成佛之性也有論義上的不同  
那有的說現在、還是未來  
才會具備這成佛之性  
也就是說  
這些在今日如果深入這生命實相  
或生命實相教育  
應該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問題  
但是在中國  
那時候產生了很重大的這個爭論  
後來就只好 因為這爭論太久了  
後來就只好擱置

因為各個說法似乎都有道理  
所以在那局面下  
實際上你很難去讓這教外別傳可以廣傳  
另外一點  
是如何能從證悟到入地  
那對一般人來說  
應該怎麼樣證悟  
既然這教外別傳這麼說  
那你有沒有教理上的支持  
或你很詳細告訴我們怎麼作  
那因此在這種情況下  
最好的方式  
就回到佛法的根本論  
就是說作這個生命實相教育的一個解釋  
那這個根本論就是《瑜伽師地論》  
實際上玄奘大師他從年少的時候  
就已經有感覺到這個不足啦  
可是他還是需要經過一個歷練  
譬如中國有規定  
應該說佛法有規定  
你要受具足戒成為一個比丘  
必須要年滿二十歲  
不是算中國的虛歲  
在這種情況下  
必須要你等於是幾乎要到二十一歲  
二十歲多啦  
那因此還要包括人生歷練種種  
然後你要有一點聲望 再出去  
某一個程度上  
這是我個人覺得  
所以後來那一年（28歲，西行那年）  
他甚至被推舉為寺院的住持

這樣就是說他可以當住持了  
可是大師他不要  
因為他希望的就是西行  
把這教理上作一個重大的澄清  
所以這樣可以讓中國可以接續  
這個佛法的法脈  
可以把生命教育推展到一個極致  
好

(陳介源老師)

我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郭老師提的  
其實在《慈恩傳》裡面都有寫  
就是玄奘其實都有透過他的弟子  
把這些當時情況  
在《慈恩傳》裡面都有寫下來  
譬如說這個裡面提到  
說這個當時玄奘大師  
他就是到各地去  
遍訪這些的各地的名師  
那麼去聽聞  
並且能夠把他們所說的加以消化  
可是去聽聞這些大師的說法  
去消化這些大師所說的這些義理之後  
更發覺說  
所說這個《慈恩傳》的用語叫作  
驗之聖典 亦隱顯有異 莫知適從  
就是各家所說的  
各說各的 無所適從  
其中當然是  
最重要就是  
裡面這個真諦法師  
他作的這個《決定藏論》裡面

他作《決定藏論》向人家表示說  
我這個是依據《瑜伽師地論》  
也就是《十七地論》所寫的  
那裡面提到這個菴摩羅識  
真諦雖然沒有說這是第九識  
可是隱含的意思  
就是告訴人家說  
除了八識之外還有第九識  
但是玄奘大師依他對這個佛法的理解  
他認為這個是有問題的  
說第九識這個是有問題  
那沒有《瑜伽師地論》的  
這個論本來作比對  
怎麼樣去反駁真諦呢  
所以這個是讓玄奘決定西行的  
一個最開始的原因  
他覺得一定要去  
取得這個《瑜伽師地論》  
那另外還有就是剛剛郭老師有提到的  
有關這個佛性  
到底是未來成佛以後才常住  
還是說是未成佛之前  
現在就已經常住的這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  
這個《慈恩傳》裡面也是這麼講  
他說遠人來譯 音訓不同  
就是這些從這個西域遠方來翻譯的人  
因為每一個人所瞭解的  
梵語的這個音  
跟對怎麼樣去解釋有所不同  
因此就變成是有所淆訛  
那當時就會造成一味之旨

說雙林一味之旨  
雙林就是最後佛陀在雙林樹下般涅槃  
就是佛陀的最後這個意旨  
當然最後講的是《大般涅槃經》  
那怎麼會分成當現二常呢  
玄奘說大乘不二之宗 析為南北兩道  
紛紜諍論 凡數百年  
率土懷疑 莫有匠決  
就當時在中國是沒有人能夠  
去作一個正確的判斷  
所以變成是說得要去取得這些經論  
取得這些經典  
然後才能夠作正確地去判斷它  
這個就是玄奘當時西行  
在當時的中國  
佛法就存在著這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沒辦法解決  
變成是說  
學人就是好像是無頭蒼蠅  
不知道應該是怎麼樣子  
去取捨這個修學之道

### 3 玄奘大師西行前的修證與選擇陸路主因

接下來想談的這個問題就是說  
玄奘大師他為什麼能夠看出這些問題來  
為什麼能夠看到 剛剛我們  
跟郭老師跟大家提到的這些問題  
為什麼當時其他人看不到  
所以說我們第二個問題就是  
大師在西行前佛法上的修證是什麼  
我們一樣是請郭老師先為大家來作說明



(郭宏益老師)  
這裡也再說明一下  
因為中國那時候  
確實在佛法的疑問非常非常的多  
像是說一個變化人到底有沒有心  
那個心是什麼心  
有沒有(心)已經是問題了  
那(若是有心,又)到底有什麼心  
實際上大家都說不上來  
像這樣的問題  
比較稍微有點重要的就超過一百多個  
那剛才講這個親證的實相以及佛性  
是兩個比較大的  
所以說問題很多  
那我們應該等一下也會提到  
它最後怎麼樣  
然後關於在佛法上的  
這個生命實相的一個領受  
以及這種親證  
這個在佛法的說明  
是說有三賢位  
那三賢位要過一大阿僧祇劫  
就是一個無數大劫  
這難以想像  
然後接下來進入聖位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  
似乎是比较深入的  
因為這就牽涉到說  
對於經論的正確解讀者  
他必須要在哪一個位置上  
然後玄奘大師所說的  
說你要達到至少至少要通達位

通達位就是必須要聖位  
這是最起碼、起碼、起碼的要求  
當然玄奘大師也是這樣要求自己  
不過他也不用特別要求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說到  
實際上他是有不可思議的  
親證的一切 以及智慧  
所以說如果從教外別傳來看  
那到底明心或是再說到眼見佛性  
它到底是什麼階位親證的  
或什麼時候能夠契入  
這事實上是在三賢位裡面  
而且還是三賢位的前第一賢位位次  
就是還不算是很後面的  
也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如果要達到通達位  
要經過這麼長久的時間修行  
如果過去生  
沒有這種智慧、這種親證  
你想要一輩子就可以跨過一個無數大劫  
這實際上是有疑慮的  
這就牽涉到說佛法  
但我們主要是根據史料  
不是說特別要講很多佛法  
就是說佛法是說  
這個三大阿僧祇劫實在是很長  
你沒有辦法一輩子就可以  
明心、眼見佛性、入地  
但是我們根據  
我們現在對於玄奘大師的瞭解  
以及他如何正確地解讀經論

我們相信他證量是很高很高的  
以及包括說他一開始看戒律  
他等於是說一看一遍就都懂了  
而且在這個傳記上特別寫  
他所聽聞的一部經  
還有一部論  
他實際上是有意義的  
他先聽《大般涅槃經》  
然後再聽《攝大乘論》  
一個牽涉到眼見佛性  
一個牽涉到明心開悟  
這都是三賢位的前面所應該成就的  
那如何證明他有（證量）  
經論上是  
直接經典就說  
菩薩摩訶薩就是大菩薩  
是即使他們有胎昧  
可是他們只要有一個獨處  
在一個閑靜的地方獨處  
他自己去觀察  
就是他作一個思惟等等  
他就可以不由他教、不由他悟  
就是說他就可以自己實際上證得  
這對於一般的大眾當然很難理解  
不過這個從後來  
大師所展現出來的智慧及等等  
以及後來西行  
以及他在曲女城一切的這種展現的  
大乘種種的威儀  
以及不可思議的種種  
我們相信這就是  
他（在中國）已經完備了在地前應該作的

入聖位前應該作的  
但是那時候因為經論不夠  
你沒辦法從不足的經論  
來縮短那個時間  
然後可以一步跨入聖位  
所以那是一個門檻  
所以大師是希望把這個問題解決  
利益未來想要求取生命實相  
生命教育實證的人  
所以他必須要把《瑜伽師地論》找過來  
那另外也要自己造論  
當然造論  
是後來一個因緣才引發的  
那為什麼說造論  
我們到時候再解釋  
(陳介源老師)  
是誠如剛剛郭老師說到的  
就是說玄奘當時在中土這邊  
聽了很多的當時的這個大師  
講《大般涅槃經》  
講《攝大乘論》  
那也聽講《俱舍論》  
那都是聽過就瞭解  
並且就能夠來為人家說法  
說同樣的這些內容的法  
而且講得比原先  
他所聽的那些的大師  
講得更為詳盡、更為精闢  
那這幾部論、這幾部經  
其實它講的就是明心、眼見佛性  
還有包括二乘解脫道的解脫內涵  
像《俱舍論》

為什麼他說他有  
應該是有解脫道的解脫實證呢  
我們從他到西域遇到自稱說  
已經完全通達《俱舍論》的  
木叉耄多法師  
兩個之間的對談  
木叉耄多是啞口無言  
就可以判定說  
其實玄奘在解脫道的修證  
也是無可置疑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跟大家討論的  
就是西行取經  
大家知道說佛法是從天竺  
也就是古印度向東傳到中國來  
不管是當時是哪個朝代  
我們就是稱她叫中國  
那西行的  
從東來當然是有可能從陸路  
也有可能從海路  
可是玄奘為什麼選擇要從陸路去西行呢  
不曉得郭老師你的看法  
(郭宏益老師)  
是 就是說大師在中國的時候  
他非常地好學  
然後他的好學當然有一些原因  
要解決中國的困局  
所以他其實 他幾乎是不褒揚他自己  
後來因為他在這西行的時候遇到王祥  
王祥是第一烽火臺的一個長官  
把他抓住以後  
要把他送到敦煌  
那他就覺得這個人怎麼一直講這樣

然後就是最後只好講出來  
就是說呢  
我在中國等於是各地方都遊歷了  
那只要是有學問的  
這種大師、名師或等等  
我都有去拜訪參學  
那下面這四個字就很重要  
窮其所解  
就是說他們所知道的  
我全部都知道了  
這雖然是輕描淡寫  
但只有四個字  
實際上大師就是不方便再講下面四個字  
就是大家只能夠作到解  
因為佛法那時候  
在禪宗幾乎都還是單傳的格局  
除了旁的支系還有一些以外  
實際上幾乎當代就是師父和弟子兩個人  
那窮其所解意思  
下面就是說 我有所證  
所以才接得上文句下一個四個字  
可以對揚談論  
所以他不是純粹當學生  
他實際上是去教導他的老師啦  
所以後來他回到長安的時候  
兩位很出名的這個法師  
大師級的人物  
最後直接說他是佛門千里駒  
就這樣  
所以因為這兩個大師一褒揚  
那名聲就上來  
所以才會人家要推舉他

來接這一間佛寺的住持  
就是當大和尚  
當然我們知道  
玄奘大師對這個沒有興趣  
那因此在這個情況下  
整個佛法傳遞的方向  
實際上是往北一直傳  
傳的這一個法系  
是有比較精采的這個佛法的三乘  
大乘、二乘  
南邊的也有  
但是南邊後來有經過一些質變  
而且他們的整個佛法的傳遞到中國  
這個實際上是跟陸路比較有關係  
所以這個尋訪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要窮其所解  
就是要把每一個地方的  
這個大家所知道的  
都把它囊括進來  
這樣以後譯經的時候、譯論的時候  
不會有任何的閃失  
就免得人家說你不知道這個  
而且後來到印度也是  
也就是說這個態度沒有什麼變  
就是等於會把五印度都繞一圈  
本來玄奘大師不需要這麼辛苦  
因為他已經知道很多了  
甚至他後來證量可以回復（時）  
可是他還是繼續這麼作  
因為他知道這個翻譯上  
總是會有人可能會找麻煩  
找小辮子或是什麼

所以他就把他儘量能夠知道的  
統統都知道  
甚至到那爛陀寺也是  
他第一次被迫離開的時候  
實際上是戒賢論師請他走  
但是戒賢論師是叫他  
叫大師你就回中國就好了嘛  
不要再學  
因為學不完  
可是大師覺得說  
我還要繼續學、繼續聽  
那聽了以後又開始又窮其所解  
又可以對揚談論  
所以這是一個目的  
第二目的是巡禮聖跡  
在阿含部的《大般涅槃經》裡面有說  
就是說有四個地方  
如果有生之年可以去朝禮經歷的話  
這樣功德是不可思議  
一個是出生的地方藍毗尼園  
一個是度五比丘的鹿野苑  
一個是成佛地點菩提迦耶  
最後的話就是示現涅槃的地方  
就是雙林間  
那這四個地方的話  
就是有它的意義  
可是這些地方都偏於北印度  
或是在菩提迦耶是比較接近在中間  
所以這也在遊歷的過程中也是會（由陸路）  
那如果是其他的走海路的  
他們就可能沒有這些想法  
看起來他們的路線不太一樣



尤其大師在走這些路的時候  
他不是拼命在趕 不是  
他是儘量把當地的這出名的  
對於論或是怎樣  
然後能夠來演述的  
那他就會去參訪  
當然還是一樣  
最後一定有 對揚談論  
就是說實際上是以他所瞭解的  
順便再伺機  
伺機就是利用機會稍微講一下  
看對方是怎麼樣  
包括後來的勝軍論師  
說叫作勝軍居士也是  
大師後來在那個地方學  
差不多可能兩年  
就是至少是頭尾兩年  
可是實際上大師一去的時候  
是訂正人家錯誤的  
可是這一些故事的話  
在文獻上還是找得到  
（勝軍的論）叫《唯識決擇論》  
這地方（有）宗因喻  
然後它的因設得不好  
其實玄奘大師就是過去把它改正  
跟對方講  
那也是勝軍居士他比較沒有慢心  
所以可以跟他說  
那因此走這陸路的話  
就證明說  
大師目的就是要把這些一切諸學  
然後能夠儘量地瞭解

那另外看有沒有辦法幫得上忙  
所以史料上也有提到在中國的時候  
他遇到智琰  
智琰法師那時候年歲很高了  
可是看起來智琰法師都沒有慢心  
智琰法師是  
傳記上這個是在（《古今譯經圖紀》）  
不是《慈恩傳》寫的  
就是等於是執弟子之禮  
等於對大師非常恭敬  
當然這一定有一些  
當然是大師有教導他什麼  
所以他非常非常地感動  
所以等於就是拜大師作為弟子  
不過在中國看起來  
好像也只有這麼一位  
因為真的很不容易  
然後在印度的時候  
就是說可以跟大師來談法的  
實際上在整個印度  
即使是戒賢論師都很難  
因為實際上  
以大師他會特別想要去  
談論一些深的法  
可是看起來沒有辦法  
這有些我們不太清楚的原因  
但是他遇到勝軍居士的時候就一直談  
所以他並不是只有當一個學生  
實際上他是某一個程度  
以我們現在來講  
他是以這樣的方式來影響  
他希望讓他所知道的

能夠傳給更多人  
這個他一生所作的  
(陳介源老師)  
我用大家比較容易淺顯  
去判斷這個問題的  
從我的觀點來跟大家作一個說明  
我的看法  
我並不是說是否定郭老師的這個說法  
我完全贊成他的說法  
但是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  
就是說當我們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是玄奘西行取經  
跟後來這個義淨法師的這個西行  
兩位剛好就是不一樣的  
玄奘是陸路西行  
然後也是陸路回來  
那義淨他是從海路西行  
也是從海路回來  
那麼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是陸路危險還是海路危險  
我的答案是  
海路大家會覺得好像很危險  
但是它的危險並不是必然的  
我們知道如果會航海的人  
他們都知道說  
你只要注意那個季節  
配合那個季節  
有一些季節在海上行船是很安全的  
但是如果陸路  
陸路就是說  
比如說那個高昌  
去到高昌之前的莫耶延磧那個沙漠

它就在那裡  
你躲不掉  
為什麼玄奘西行會被稱為九死一生  
因為那些東西都在那裡  
而你沒辦法避免不走過這些地方  
你要經過這個烽火臺  
都是有唐朝的這個軍隊把守的  
危險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我就是趕快去、趕快回來  
安全地去、安全回來  
那這個很簡單啊  
就是走海路  
只要選擇好那個季節  
該什麼時候往東  
該什麼時候往西  
只要選擇好那個季節  
所以那個危險  
其實不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危險  
但是(陸路)西行肯定是那個東西都在那邊  
你去就百分之百會面對這個危險  
可是玄奘為什麼要選擇從陸路西行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那我的結論  
其實是跟郭老師是完全相同的  
只是說我想到一個點就是說  
其實佛法東來  
基本上是從陸路東來  
佛法的東來它不像  
就是說回教的那個  
就是阿拉伯人去傳法一樣  
傳伊斯蘭教  
或者說十字軍東征一樣

不是這種方式去傳的  
它是很和平的方式  
是人民這樣子  
這樣子是一個一個去傳  
去接受它  
所以佛教是從天竺  
就是古印度  
沿著陸路這樣子一站一站  
就好像火車一樣  
一站一站這樣子往下傳  
那麼玄奘當時要西行之前  
他看到了佛法在中國出現的這些問題  
剛剛我們跟大家提到了  
就是玄奘有說音訓不同  
那個發音的差異  
還有就是說那個解釋的不同  
所以造成說 到了中國  
這些東西就變成無法取捨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中間經過太多的不同  
比如說好比說一個東西  
它由閩南人講過  
就用臺灣話講過  
然後用客家話講過  
然後用原住民的說 布農族的話  
講到後來就變成那個音就變了  
那音變了以後  
去探究那個解釋  
就發覺也不一樣了  
就出問題了  
那我的看法就是說  
玄奘是要去瞭解

這個過程是哪裡出問題  
所謂的禮失則求諸野  
就是中國古時候有這樣的一句話  
就是說這個禮法在朝堂上已經沒有了  
但是這些禮法過去在民間都傳過  
因此你可以到民間去探訪  
以我們現在的用語來講  
就是叫作田野調查啦  
現在很多喜歡用這個  
就是叫田野調查  
所以我的看法 沒錯  
就是玄奘選擇陸路西行  
他就是想要一站一站這樣去看  
看這些當地是不是還有佛法  
那麼當地對這個佛法它是怎麼講  
那他去瞭解說  
什麼地方出問題  
我們看到玄奘翻譯的這些經論裡面  
滿多地方  
尤其是從這個《慈恩傳》  
就很明顯看得出來  
因為玄奘的翻譯被稱為是新譯嘛  
或者唐譯嘛  
那他們把之前人翻譯的叫作舊譯  
那 有一些舊譯的東西  
玄奘大師他是很明確地說  
那個是錯的  
那為什麼玄奘他有這樣子的確信  
能夠去認定那些的翻譯  
是有問題、是不對的  
那就是因為玄奘這樣  
一路這樣子

等於是說他把佛法東來  
他去溯源  
他一站一站去溯源  
溯源把這個佛法的  
實際上在這個地方  
產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乃至最後到中國會出現這些問題  
這個是我的一個解讀  
那郭老師還有要補充嗎  
(郭宏益老師)  
剛剛陳老師說的是那叫莫賀延磧  
(陳介源老師)  
莫賀延磧  
(郭宏益老師)  
對 叫八百里的沙河  
就像是河水  
意思是形容那個地方  
非常非常的寬廣啦  
(陳介源老師)  
所以我們看外界的學者  
他對於玄奘西行  
他們用了一個詞  
叫作且行且學  
但是且行且學  
當然事實上是這個「學」  
是要打引號的啦  
就是說去參學  
參學其實有對談的意思

#### 4 天竺佛法困局及玄奘大師的證量與傳承

可是玄奘西行

其實當時在天竺  
也有天竺的佛法上面的這些的問題  
那麼當時天竺佛法上面  
有什麼樣的問題  
還是請  
(郭宏益老師)  
那時候佛法到了等於是像法的中期了  
對於大乘非佛說  
是慢慢地更加地抬頭  
這個對於玄奘來說  
他幾乎是沒辦法忍受的  
不過這當然是另外一段話  
主要是說  
那邊對於空與有  
把它作一個分宗  
就是說講般若第二轉法輪  
那因為龍樹菩薩來講《中論》  
還有後來的《百論》等等  
這些的話就認為這空是一個宗派  
那實際上佛法不該是這樣  
但是在對於那邊的已經也形成  
形成一個這樣的認識  
然後還有包括說唯識在談的時候  
他認為這就是談一切有  
那變成有宗  
所以就(形成)空、有  
那對於不理解真正的空  
不理解真正的有  
他們就產生了一些爭論  
這爭論是存在的  
所以有了對於佛法的不信任  
以及對於佛法義理上的割裂



這種也不一定說是割裂  
就是對於佛法大乘義理不理解  
這是從部派佛教就已經一直傳來  
因為部派佛教的話  
他們這是屬於聲聞  
他們的解脫道的義理是同樣的  
在經典裡面有說到  
就是說有十八個人搶一張白疊  
可是這個白疊  
這十八個人怎麼搶都不會破  
就是說二乘解脫法沒有問題  
他們不管怎麼搶  
都不會去干擾破壞  
但是他們為什麼要爭論  
因為他們就是去談論了  
超過他們證量  
然後想要解釋佛啊  
想要解釋大乘法  
所以就產生了各種歧異  
所以這個就是屬於後來有這種的（分裂）  
玄奘大師有翻譯的叫作《異部宗輪論》  
在之前也有另外一個譯本  
那這個就是整個走勢是這樣  
而且不只是這樣  
那時候民間還慢慢出現了  
這個屬於譚崔  
大概有點像就是今天所說的  
一個男女雙修等等  
那這些是在醞釀  
但那時候還沒有真正進入到佛教來  
所以它有它的困局  
（陳介源老師）

那這些資料其實《慈恩傳》裡面也都有  
比如說玄奘為了這個般若瓠多  
因為他做了《破大乘論》  
所以玄奘就做了《制惡見論》  
那《破大乘論》就是  
基本上來講就是  
主張大乘非佛說  
那麼其實在這個之前  
在玄奘遇到木叉瓠多的時候  
木叉瓠多他的態度  
他也是否定大乘  
否定《瑜伽師地論》  
就是這些都表現說  
其實當時在天竺（及西域）  
佛法是已經有問題  
已經有這些問題  
乃至於包括說在那爛陀寺裡面  
都有像這個師子光、有像慧天  
其實他們都有跟玄奘大師  
在佛法上面其實都曾經有過一些諍論  
當然最後都是被大師給糾正了  
然後說服了  
那這些東西  
當時為什麼沒有人能夠出面  
來把這些問題釐清  
因為就是真正的善知識  
在天竺其實是已經凋零了  
戒賢當時已經一百多歲了  
那麼他沒有去處理這些問題  
是因為年紀大了  
體力不行  
還是能力上面的問題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至少是可以看得見  
就是說當時是在天竺  
就已經沒有人能夠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討論的一個主題  
就是說剛剛提到了那些問題  
包括說在那爛陀寺裡面  
本身存在的這些問題  
或者是說  
像對治般若趨多等等的  
這些都是玄奘大師當時在天竺  
他在天竺的作為  
所以很顯然就是大師當時是  
在佛法上是有親證的  
但是這個親證他有傳承嗎  
或者是為什麼會有這些的親證  
剛剛郭老師也提到了  
就是說以大乘法來講  
經典裡面明確的講  
就是三大阿僧祇劫  
那以小乘法來講  
經典裡面也明講了  
你如果證初果的話  
那就是七次人天往返  
乃至於說二果是一往來  
三果是不還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七次人天往返  
就表示說你一生不可能做到  
指的是這樣一個人  
那他就得要再歷練七次  
所以就是佛法的修證上面  
顯然是要有那個時間

有那個過程  
那另外就是說  
從玄奘當時他所經歷的這些的  
跟他所謂去學  
或者跟他對談的這些人來看  
他們都沒有玄奘的這些證量  
跟這些的修為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就是說  
從這些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玄奘的這些的  
當時他的親證  
其實不是傳承  
反而應該說是回復  
就像剛剛講的說  
你要三大阿僧祇劫  
但是你過去已經到某個階段了  
或者說要七次人天往返  
那你過去已經七次人天往返了  
所以你現在這一生就是最後一次了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不曉得  
(郭宏益老師)  
現在補充一下就是說  
天竺因為教外別傳  
已經傳到中國了  
它已經難以為繼了  
所以最後護法大師  
還有這個戒賢  
算是他們雖然跟禪宗的法脈  
沒有直接的關聯  
但在法義上  
他們是相當卓越的

可是接下來就真的是後繼無人  
在《大方等大集經》裡面提到  
就是說世尊有特別囑咐  
就是佛陀特別囑咐  
囑咐要護持  
請護法龍天要去護持哪一個國家  
哪個國家、哪個國家  
其中提到了  
最後提到了震旦  
震旦就是古時候我們稱為中國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  
因為如來說了  
我的法眼是在這裡的  
你們要想辦法 紹三寶種  
紹隆三寶的法種  
不可以讓它斷滅  
那教外的別傳已經傳過來了  
因為菩提達摩覺得這地方有大乘氣象  
所以他說他是為了法在找人  
也就是求人  
就是這個法太難得了  
不能在手上斷掉  
可是他覺得  
意思說他覺得印度不適合了  
他必須要到中國來  
因為中國有大乘氣象  
所以這個法脈將來就是留在中國  
那所以說這就是一個趨勢  
所以天竺後來就是隨著  
我們知道就是隨著大師離開以後  
開始有一些法就滲入佛門  
最後在 8 世紀史學家認為

那時候真正的佛教已經不見了  
作個補充  
然後關於剛才陳老師說得很好  
傳承實際上不太能夠是這樣  
因為一輩子證量  
真的沒有辦法爬這麼高  
太難了  
就算是以前明心過  
那一輩子就要上去  
這幾乎是不太可能 對  
所以應該是過去生就已經證得  
然後這一世還有胎昧  
或是示現胎昧的情況下慢慢恢復  
當然有戒賢論師是有好處  
因為畢竟他聽的是從護法大師  
在經論上寫  
或是在傳記上寫是護法菩薩  
他是賢劫未來佛  
賢劫千佛之一  
所以他的法這樣提攜  
所以很快  
然後經過戒賢論師可以忠實的傳達  
現在戒賢論師最重要目的  
就是要傳達  
這是我所理解的  
因為他到一百一十六歲  
本來他想要離開（捨壽）  
這對於生命教育是不好的  
因為他想要自己走（自殺）  
後來就晚上作夢  
夢見大菩薩來訶責他 這樣  
然後他就乖乖要等支那國的高僧到來

然後這（夢的日子）  
就是剛好跟（玄奘）出發的時間差不多  
那天他受到啟示  
所以就等到了玄奘大師  
所以他就盡情的教  
然後還有包括  
實際上護法菩薩  
或是護法大師  
實際上他還留下一個很珍貴的（論釋）  
因為以前在唯識的時候  
世親菩薩  
雖然我們這個是生命教育  
不過經論我們都這麼說  
我們就直接稱菩薩  
大家不用太介意  
世親菩薩寫《唯識三十頌》  
但是他沒有特別解釋  
但我們相信說  
他兄長無著菩薩應該有對這個  
有幫很大的忙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解釋的話（很難）  
在印度西天那邊  
（大家）就開始了註解這個《唯識三十頌》  
這雖然只有短短三十頌  
但是很精要  
內容你可以一直解釋到佛地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都會寫一個叫唯識論  
後來到了中國  
我們當然知道就是玄奘大師  
他實際上造一個唯識論  
所以它叫《成唯識論》

也就是說  
也可以說是總大成  
也可說是把這整個的義理都包含  
這個為什麼是他要造論  
我們可以到時候說明  
但重要的是  
大師那時候到了菩提迦耶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  
因為他聽說護法大士造的論  
目前留在一個叫玄鑒居士的人手上  
當然這個年紀已經很多歲了  
大概應該有超過一百吧  
這樣 應該啦  
就是說兩位都壽命很長  
戒賢論師那時候一百一十六  
另外有一個傳記寫到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可能是不太正確  
然後這位玄鑒居士看到支那  
就是中國這個高僧到來  
他很高興  
應該說 裡面雖然沒有寫  
但他一定是很高興  
因為他就把這珍貴的手本  
經過幾十年一直保存的  
就送給了大師  
沒有給任何一個印度的人  
而是給這位中國高僧  
因為他認為  
他堪得起護法大士當年的囑咐  
所以他覺得一定要傳給他  
然後拿到這本子的話  
窺基那時候



就是玄奘大師的弟子  
窺基大師有去描述這段故事  
就是說玄奘大師非常非常的高興  
因為這可以讓玄奘大師  
可以很快地又回復以前的證量  
因為憑良心說  
有的（內容）只有大師才能看得懂  
所以我們這樣來說  
這些是要從解到證是很困難的  
第一個從解  
讀文字就可以解  
是很困難的  
因為佛法就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呢  
你要依文解義的話就三世佛怨  
所以要依義不依文  
可是可以依義的話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說你至少是通達  
就是你一定要是聖位  
所以很快就回復聖位  
這也是理由在此  
所以沒有辦法說那是傳承  
（陳介源老師）  
郭老師準備的東西非常的豐富  
那其實我們第一個階段的這些問題  
本來是後面還有幾個  
要跟大家一起來探討的問題  
但是為了不耽誤後面第二個階段的  
我們的論壇進行  
我們第一階段就先到這邊  
最後就是說  
其實前面講的

還有我們還沒有講的  
其實只有一個用意  
就是告訴大家說  
您應該去看這七集的影集  
因為我們這些問題  
其實就是從七集影集裡面  
去提出來的問題  
那包括後面的問題  
就讓大家去看看  
您會不會也找到其他一些問題  
然後試著去找出您的解答  
這個不能夠說賣瓜的說瓜甜  
但是以我對這個七集內容  
仔細這樣去看了幾遍跟思索  
我覺得它很值得看  
郭老師有沒有最後跟  
(郭宏益老師)  
就是說有一個問題是  
玄奘大師他留下來  
對於今日的一個啟發  
主要是說  
他對於大乘非佛說  
大師有一些堅持  
還有一些態度與看法  
等一下可能在這問題中  
來加以作個簡單的說明  
(陳介源老師)  
我們可能可以利用下面的時間

## 5 大乘是佛說！

(主持人)

好 謝謝  
那這個階段  
我們請另外一位余書偉老師  
一起上臺跟大家互動  
余老師請  
(余書偉老師)  
謝謝各位來賓  
我們整理一下  
想先請問兩位老師  
一般現在無論是歷史研究  
或者是學術研究  
都認為說  
目前我們看到中國的這個大乘佛法  
它並不是佛陀在世的時候所傳下來的  
而是經由歷史的演變  
教派的這個諍論逐漸形成的  
是形成於公元 1 世紀左右的  
那不曉得奘大師對於  
現在大家都認定的大乘非佛說  
那奘大師他的想法是什麼樣的  
(陳介源老師)  
這個問題其實從《慈恩傳》裡面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從《慈恩傳》去看玄奘  
會感受到說這個玄奘大師是溫文儒雅  
是很慈悲的一位大師  
但是剛剛提到說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當玄奘他到龜茲國去  
見到木叉耆多這位法師的時候  
那麼木叉耆多跟玄奘問說  
你西行要到天竺去幹什麼

那當時玄奘就很直接回答說  
我要去取這個《瑜伽師地論》  
那木叉耆多聽到這個《瑜伽師地論》  
反應就覺得很鄙視  
意思就是說  
這個學佛的人不會去學這種邪見論  
告訴玄奘說  
你不用去學這個邪見論  
你應該在我這裡呀  
我這裡這個《俱舍論》  
跟這個《毘婆沙論》  
我這裡都有  
這個是最、最高深的論  
你就在我這裡學這個就好了  
那《慈恩傳》裡面提到就是說  
當玄奘大師聽到木叉耆多這樣說的時候  
他用了幾個字眼  
他說本來這個大師  
是很敬重木叉耆多的  
但是聽到木叉耆多這樣子批評  
這個《瑜伽師地論》說它是邪見論  
等於是否定大乘了  
所以大師很直接的反應  
就是視之如土 如塵土  
把這個木叉耆多呢  
就好像當作是塵土一樣  
那這個跟我們從  
《慈恩傳》裡面看到大師的言行  
完全是很大的一百八十度的那種差異  
那另外不管是《慈恩傳》也好  
或者是說在這個《大唐西域記》裡面  
玄奘都特別去到了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  
有一位 天竺的一位論師(無垢友論師)  
因為他就是批評大乘  
並且否定這個世親  
他說他要去造論  
要破大乘(維護眾賢論師)  
要破世親的這個聲名  
當他這樣起了這個念頭之後  
他身體馬上就得病了  
得了重病  
而且是懺悔之後  
他就死了  
那死的地方  
當玄奘去的時候就看到有個深坑  
當地就留下一個深坑來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從這兩個《慈恩傳》裡面的這個記載  
很明確的就是玄奘大師對於  
主張大乘非佛說的人  
態度是很堅定的  
是很堅定的這樣一個態度  
這個是我從傳記上面看到的史實  
(郭宏益老師)  
剛剛那一位是  
眾賢論師(此處誤會，應為無垢友論師)  
不過眾賢論師等於是說  
他們這有些是屬於  
一些對於應該是  
因為那時候阿毘達磨在發展  
這真的叫作發展  
因為上座部派他們直接在發展  
是對於大乘的義理產生一些探討

可是他們探討沒有辦法作結論  
因為他們跟大乘經典有所背離  
然後佛陀在經典有說  
就是這大乘法五百年後  
就是示現滅度以後  
五百年後然後才會開始  
就是說我們會才開始流傳、開始大傳  
為什麼呢  
因為經過一代又一代的聲聞人  
聲聞種性的話  
比較差的修到初果  
初果也不會再來這個世間  
那修到阿羅漢更不會來這個世間  
都入涅槃了  
那修到三果人也不會來  
因為他已經不來欲界了  
不會在地球了  
那像二果也不會來  
因為他到欲界天  
欲界天的換算  
至少那邊壽命是九百萬年  
所以在我們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都很難遇到  
除非說他有些特殊因緣  
來這邊看一看  
所以我們這樣可以知道說  
一代又一代  
你如果是這樣來篩選、篩檢  
這樣聲聞根器比較好的  
都在佛陀當世就走了  
然後再來、再來、再來  
那你又二十年算一代的話

經過二十五代已經也差不多走完了  
這樣會變成說  
你這解脫道  
你要實證後繼無人  
雖然大家講的十八部  
在加原本的大眾部、上座部  
都沒有問題  
這樣算二十部好了  
當然也有人說這樣十八部  
可是你終究沒有辦法支撐起  
你這樣解脫阿羅漢的一個實證  
這樣的話  
或是說你沒這個實證的話  
主要是講（你能否不受後有）  
（乃至）你有沒有辦法現起世間所說的神通  
因為以前只要修到俱解脫（再加修神通）  
就是大家有異議  
大家對你不服氣  
沒問題  
阿羅漢需要的時候  
跳到空中  
就是我們根據佛法上記載  
就是說他可以像獨覺一樣跳到空中  
然後十八變（神通）就解決問題  
因為一般的這個凡夫  
沒有辦法跟有修這樣（神通）的來說  
另外在義理上也會出現問題  
就是說到底怎麼樣是屬於般涅槃  
其實《雜阿含經》的時候  
已經很清楚說出來  
誰般涅槃  
到底誰入涅槃

涅槃是不出不入的  
這樣的話  
你入了 什麼時候要出  
那又是哪個法能夠入  
所以這些對於二乘解脫者來說  
都是問題  
那這樣的問題的話  
實際上就只有回到生命實相  
只有實證涅槃可以解  
可是二乘阿羅漢不能說他實證涅槃  
這種等於是說  
他是如來方便說實證涅槃  
如果他有實證涅槃  
不用再要般涅槃  
「般」就是入的意思  
那也不用每次都要依循著  
佛陀的指示來說明什麼叫作涅槃  
這樣一字不差的說  
就是因為他只能證到  
他所能夠證到的極致  
而沒有辦法瞭解涅槃裡面的內涵是什麼  
所以我們從這點來看  
要主張就是說只有二乘法可以單獨獨立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五百年後  
進入像法的時候  
二乘法會受到攻擊  
這時候就由大乘法來處理  
那另外是整個延續  
是要第一次大乘佛法開始復興  
經過許多的菩薩努力  
最後要移到中國



因為中國才是整個要推展  
這個大乘法、大乘氣象的  
一個最重要的基地  
那這是佛法在法脈傳承的時候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感到驕傲  
然後至於說  
當時候有般若趨多這個人  
他實際上是主張大乘非佛說的  
然後他是實際上在我們這樣看起來  
他是被玄奘大師那時候破斥到很厲害  
就是他也僅次於主張和空有之諍  
被大師破斥很厲害的師子光  
僅次於他  
因為任何引起大乘爭議的  
都不是玄奘大師要的  
對 因為大乘法的人本身沒有爭議  
所以空有之諍  
實際上這是錯會  
因為他沒有達到通達  
不能通達這些法  
所以大師就寫《會宗論》  
《會宗論》就說明一切法空  
一切無所得啊  
不是你說的這個意思  
你不能就把圓成實性  
或是真實、或等等這樣的出世間法  
全部抹煞掉  
如果你可以抹煞  
那你就變成斷滅  
而且你也無因  
因為你自己說自己

我們從現在解釋  
我們當然可以比較清楚啦  
就是你如果說  
我們講一切都是緣起好了  
可是緣起  
是緣這個字可以出生法嗎  
還是起這個字可以出生法  
緣起只是一個名相、名詞  
名詞不能出生法  
就像我在這邊也有講  
只有講話可以出生一個什麼嗎  
沒有啊  
沒有特別的啊  
所以緣生緣滅的話  
我吐出那兩個字也不會變成一個東西  
我不會說  
我說猴子  
那就有猴子出現了 對啊  
如果這樣的話  
就太厲害了  
所以名相本身不帶法  
那現在有人會說  
我名相就是來形容現象界  
這又有問題了  
現象界的任何一個法  
都不能抵觸佛陀所說的一個事實  
就是生命實相  
這些法都是被出生的  
而且被出生的話還限制了一些  
免得有人會說  
我可以來出生祂  
這樣不自生、不他生、不自他生

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樣  
可是不能無因  
那因此一些主張他懂得佛法的人  
他們就說  
不管 我不管你大乘說什麼  
我就主張是這樣  
那這是需要斟酌的  
那因此般若趨多就犯了大師的忌諱  
因為他寫一個叫《破大乘義》  
結果玄奘大師後來就造了一千六百頌  
然後來把它駁斥  
在寫的時候是揮筆疾快的成就  
但是這也是主要說  
大師他平常  
也要作這些法義上的準備種種  
所以就可以很快地把它完成  
然後這個是專門破大乘非佛說  
可是這部論並沒有在中國出現  
不過它的意涵  
實際上後來在《成唯識論》出現了  
對 就是有包含進去  
那有 應該也是  
在他的這個弟子窺基大師  
寫了一些《成唯識論述記》  
還有其他的這些關於闡釋唯識的  
這樣出現  
這些著作或這些造論都顯示  
就是說你沒有大乘法  
你應該連二乘也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大乘才能成佛啊  
你二乘只能成為阿羅漢啊

不然就成為辟支佛  
你能成佛嗎  
你不能成佛  
你不能講這個大乘法  
也不能講二乘法  
那你說沒有佛  
沒有大乘就沒有佛  
那你說你意思就是沒有佛啦  
沒有佛 那你怎麼會有二乘法呢  
這樣 那因此曲女城的十八天法會  
實際上大師不是在那裡  
坐在椅子上都沒有事情  
實際上是一直在講法的  
所以把這個佛法怎麼樣深入  
怎麼樣告訴來的聽眾  
那因此博得大家一致的讚歎  
而且玄奘大師「大乘天」這個名號  
不是曲女城才建立的  
當時候順世外道來那爛陀寺踢館的時候  
然後這個玄奘大師就命令他的僕人  
去把那個撕下來  
人家那個什麼帖撕下來  
而且記得要用腳用力踩  
要踩到爛這樣  
然後後來這個順世外道就不滿意了  
他說怎麼會這樣  
你不然就回答我嘛  
你這個人是誰  
因為他一看這就不像是裡面的僧眾嘛  
結果他說  
我是大乘天的奴僕 就是僕人  
奴僕當然沒什麼了不起啦

可是後面的主子很了不起啊  
所以大乘天是 當然  
那這個奴僕怎麼這麼有信心稱呼呢  
因為在印度有一個特色  
會稱到「天」  
就是代表你有解脫  
就是聖者  
不管你是要依大乘來說  
或依二乘來說  
就是你是聖人 這樣  
而且這大乘天也不是只有這僕人說的  
所以當初戒日王因為鳩摩羅王  
把玄奘菩薩先找過去  
他就不高興  
那人家來報告他的時候是先說  
大王 那個大乘天  
目前在鳩摩羅王那裡啦  
那要不要去  
意思就是找他過來  
所以大乘天就代表說  
玄奘在這方面是有實證的  
不然一般來說就會稱他叫高僧  
大家可以想連戒賢論師那麼精通佛法  
他也沒有從來得到過一個大乘天的封號  
那所以說大乘本來就有的  
然後在《成唯識論》舉了  
特別舉了彌勒菩薩說的七個因  
就是有七種因證明大乘是存在的  
不過我們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簡單說明一下就好了  
就是說只有大乘法  
真正可以對治這煩惱

因為它能夠斷這個煩惱的習氣  
這是因為大乘可以證得無分別智  
這樣的智慧  
就是對於實相的知道、實相的領受  
這個是二乘法沒有的  
二乘法沒有辦法契入  
那另外  
如果說大乘法本來就沒有的話  
因為它跟世尊  
如果說在《阿含》所講的是悖離的話  
那這樣的話當然佛陀會先預記了  
預記就是事先說明  
多少年、多少年以後  
然後幾百年以後  
會有一個法會來亂我的法  
可是沒有啊  
這就證明了大乘法不是這個後來人寫的  
其實這裡可以從現代的一個文獻  
還有學術來說  
就是因為歐美學術者  
他一定要說一個比較有根據的說法  
所以他們就創造了  
大乘是從哪裡來的  
結果 但是因為他們是從《般若經》  
還有那時候一些頌來比對  
說這風土人情是這樣  
所以我猜就是這樣（發源的）  
如果這樣猜  
那也應該大家猜的都一樣  
結果還有不一樣  
結果不一樣以後呢  
就有一位現在他是當台大教授了

那因為我們也不需要特別指他是誰  
免得學術界對他就有意見  
他當初寫的論文  
他說這些都沒有根據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猜測  
那如果可以這麼猜測  
凡夫都可以了  
這樣大乘真的不是佛說的話  
那應該是屬於外道的境界了  
或是二乘境界  
結果不是  
因為二乘已經在歷史上作個證明  
他們如果是討論大乘法的話  
或討論實相  
他們會分裂  
而且他們會各執一詞  
就像他搶那一張白疊的一樣  
如果連學二乘法的人都不是  
那他們連二乘的境界都達不到  
根本要跟他們說這簡單的法都很困難  
那如何能夠  
這些人能夠知道說大乘法在說什麼  
如何創造出有一個種族  
有一個部族、有個部落  
他們很努力在三百多年、兩百多年間  
這個部族一直隱姓埋名  
然後世間的人沒有發現他（們）  
然後他們創造了大乘佛法  
一部又一部創造出來這樣  
真希望他們找得到  
這不是外星人的漫遊、亂想的一個世界  
這要有真憑實據

然後因為這理由是很充分  
我們現在再來說明一下  
就說從《阿含》是不是可以找到  
(陳老師)  
其實如果從玄奘大師的  
這個《成唯識論》來看  
除了剛剛郭老師提到的  
他引用彌勒大士的  
這個七點來證明有大乘之外  
那其實大乘主要就是講跟小乘的差異  
跟那些錯會佛法的  
這些小乘論師的差異  
就是六識跟八識的這個不同的主張  
玄奘大師在《成唯識論》裡面  
他就是引《阿含經》裡面的這個記載  
說這個識緣名色、名色緣識  
說這個名色跟識猶如這個束蘆啊  
因為互相的支持  
所以能夠運轉  
玄奘大師在《成唯識論》裡面的這些論述  
其實不只是在北傳《阿含》裡面  
能夠找到根據  
南傳的《尼柯耶》裡面也有好幾部經  
其實都能夠找到這個根據  
那我想可能在座也有人認識  
從透過經典認識那位叫作嚩帝比丘的  
因為他主張說  
他就是認為這個六識本身  
是不斷的、是不滅的  
結果不是就被佛陀叫去指責  
說他是愚比丘嗎  
這個經典在《尼柯耶》裡面也是有



玄奘大師他提到的這些  
識緣名色、名色緣識  
提到這些識  
乃至於提到就是說  
有人主張說有一個微細的這個意識啊  
能夠延續到後世  
當時大師就直接說這個就是第八識  
因為我們從 不管是說《成唯識論》來看  
或者說即使從《阿含》裡面  
也可以看得出來  
六識 前六識都是因緣生  
這個是佛陀指責憍帝比丘的地方  
六識都是因緣生  
都是根、塵  
然後才會有生眼識乃至意識  
那這裡就有六識啦  
那另外這個第七識啊  
第七識其實就是生出意識的那個意根  
那這個意根我們從佛法裡面  
其實不只是說在唯識裡面  
從《阿含》去比對來看  
也可以看得出來  
都不說這個意根他是色法  
因為小乘的論裡面  
也說色法是十一個色法  
就是五根、五塵  
還有那個法處所攝色  
都不說意根是色法  
所以很明顯的意根是心法  
意根既然是心法  
那就是第七識  
那這兩個都不是

因為這兩個是十八界的法  
是會滅的法  
所以玄奘菩薩就很明確地講說  
那個以為能夠延續到未來的那個極細意識  
（實際）祂是第八識（不是極細意識）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玄奘大師  
他不只是很直接的表現出  
對於否定大乘  
主張大乘非佛說的這些人的態度  
是很堅定的  
而且剛剛說把他視如塵土  
甚至於在論述裡面  
在《成唯識論》裡面  
也是很清楚地交代這些的脈絡  
這是我所看過的這些經論的情況  
（余書偉老師）  
謝謝兩位老師  
那麼下面一個問題  
（郭宏益老師）  
我再補充一下  
不好意思 歹勢  
就是說意根祂是作為出生意識的緣  
那大師在《成唯識論》  
特別對於這個第八識  
作了重大的一個宣示  
他是直接引用了  
《阿毘達磨》的這個經論  
契經、經典來說  
他說這個法是  
無始時來界 一切法等依  
由此有諸趣 及涅槃證得  
就是說如果沒有這個法

世間的一切都沒有了啦  
那也不用去求證什麼涅槃了  
三乘 你要說涅槃都不存在  
就是說祂是一個等依  
平等作為每一個法的所依法  
而且這樣的話就是說  
而且大師還特別說了  
這個涅槃是所顯得  
涅槃是顯示  
涅槃不是有個方所、有個地方  
或在三界中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叫作涅槃  
然後可以去那裡 沒有  
對 可是涅槃不是斷滅  
因為如來說我沒有說斷滅法  
從來不說  
這樣一定是有因的法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這樣的法  
那就變成部派佛教  
或部派聲聞他們一直想要探討  
說他們有根本識、有分識  
然後甚至窮生死蘊都舉出來  
就自己再加  
這種情況下  
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說一定有一個可以維繫生死  
一直存在的  
然後可是祂行相很微細  
可是如果是意識呢  
行相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意識是可以就是受果報的識

受果報的識  
也就是說在那種情況下  
嗾帝比丘才會被斥責  
那到底二乘法是什麼  
有人會說二乘法  
是慢慢去演變就可以成大乘法  
可是佛陀並沒有這樣說  
佛陀在《雜阿含經》裡面說的很清楚  
二乘法裡面不管是聲聞乘、緣覺乘  
都是一樣不異如、不離如  
就是不能離開或是叫不離如  
就是不能離開真如  
不能離開這個真如的種種  
但是因為二乘法沒有去討論這個真如  
所以有時候直接用如  
這中文翻譯上  
有時候稱為如、如如或真如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也不會異於如  
就是跟這個如的體性不會不一樣  
欸 那就很奇怪啦  
一切法不是說生滅嗎  
可是大乘法全部  
都回到這個一切法不生不滅  
所以當然要回到二乘法之前的本源嘛  
本源就是真如  
真如才會不生不滅  
沒有剎那剎那地生滅過  
才能叫真如  
不能說我今天稍微變動一下  
明天看看  
然後後天說祂如了

這樣很盧(蠻纏之意)是不行的啦  
對不對  
所以在《楞伽經》  
這個禪宗所依據的  
教外別傳的菩提達摩說  
這只有四卷的《楞伽經》可以直接印心  
那到底要印什麼心  
印心就是說承認要證的就是如來藏心  
承認這個心就是第八識  
因為在上面的說法是等同的  
而且後來的譯本裡面有直接說了  
就是說這個心  
如來說我說為真如  
因為祂離於能取和所取  
所以這個藏識、這個阿賴耶識  
這個第八識離於能所取  
如來我說這個就是真如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翻動  
即使第二轉法輪也直接說  
真如是出生諸法的  
所以這叫真如雖生諸法而真如不生  
一定要有個不生法  
這也是龍樹所主張的  
怎麼去歸結  
這個生、不生、不他生或等等  
就知道 是故知無生  
一定有一個本因的法  
這樣才不會斷滅  
而且這本因法一定是無生的法  
那無生法能夠出生法  
當然(法)要歸於經(典)  
因為龍樹菩薩是講是論

他是要彰顯《般若經》  
那所以說我們這樣一切都結了  
就是說大乘法講真如  
一切法不生不滅  
二乘法講生滅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理解  
因為這個法很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阿含經》就直接說  
如來的這個證量裡面的十力  
直接說喔  
就是說不是聲聞、緣覺他們能理解的  
連如來的十力都不知道  
更別說如來所證得的一切種智等等  
好 大概作這個補充

## 6 玄奘大師西行對國際文化交流的影響

(余書偉老師)  
好 謝謝兩位老師  
那麼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玄奘大師西行經歷了許多的國家  
從文化交流觀點來看  
大師可以說是一位實質的文化大使  
大師的西行對這些國家而言  
產生了什麼影響與意義

(陳介源老師)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這個玄奘大師  
他的行誼是溫文儒雅  
並且表現出來就是非常的慈悲  
那西行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西行本身是取經

尤其是要去取回這個《瑜伽師地論》  
所以玄奘大師的這個所謂的文化交流  
他其實是一路上不是侵入式的  
就是他不是一個文化的入侵  
反而是扮演著一個很和善、很和平的  
一個使者的身分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玄奘看起來  
他好像沒有對那些西域的這些國家  
好像沒有帶去什麼實質的東西  
但是因為玄奘本身所表現出來的  
行誼跟他的態度  
讓這些的西域國家  
包括到天竺的這些國家  
等於是對當時的這個大唐  
那個戒心就整個這個減低啊  
所以我們看到《慈恩傳》裡面提到了  
就是大師還沒有回國  
他當時還沒有回到大唐  
這個戒日王  
他就已經先派了大使來到長安  
乃至西域各國  
陸續就有派大使來到長安  
那麼所以互相有了交流了以後  
那其他的文化上  
包括物質的這些互通有無等等的  
其實就慢慢地出來  
那這個等於是說玄奘在當時  
我們能夠看到的一個影響  
另外一個影響就是  
因為玄奘當時到各地  
我們說他是去作田野調查  
所以他對各地的這個西域各國的瞭解

是非常透澈的  
所以回來以後  
不管是說《慈恩傳》  
或者說後來唐太宗要他寫的  
《大唐西域記》裡面  
對西域乃至天竺各國的情況  
都寫得很清楚  
發生了一個什麼效應呢  
發生一個效應就是說  
後來在 19 世紀跟 20 世紀的  
這個大概一百年時間  
印度是由英國所殖民的  
那麼當時很多的英國的這些考古學家  
來到印度作考古  
可是挖掘到的一些古蹟  
連印度本身的這些歷史學者  
都搞不清楚那個到底是什麼  
所以就把當時  
《大唐西域記》已經被翻譯出來了  
所以就拿那個翻譯英文來對照一下  
原來他們挖到了鹿野苑啊  
所以印度在當時的很多古蹟  
其實是透過《大唐西域記》裡面的記載  
去發掘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等於是說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玄奘當時的影響  
在文化層面  
對這些西域國家、對天竺印度的這些影響  
乃至於到 19 世紀、20 世紀  
或者現在都也還有  
讓他們去補足了



他們那個歷史的空缺啦  
這個是我的觀察  
不曉得郭老師的看法  
(郭宏益老師)  
這個問題剛好可以回答  
我們現在時間有一點 over  
反正說一下  
剛好可以回答說  
欸 玄奘大師從來沒有說  
他有證量或是親證  
但這不是事實  
這真的不是事實  
且不說余老師現在在現場  
他家裡面還吊著一個(捲軸)  
算 掛著就是類似一個書法  
上面是那個唐太宗(應為唐高宗)  
那時候還沒有即位  
當太子的時候  
他就讚歎  
喔 高宗  
對不起 年紀大就是這樣  
所以在那時候就讚歎玄奘大師的證量  
而且那(所說)證量是驚人的  
因為太驚人了  
所以現在舉牌告訴我們不要一直講  
那真的是太驚人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個上表(應為傳記)  
但是重要的是  
大師沒有否認 也沒有承認  
那以大師來說  
如果沒有通常他就說沒有  
硬著頭皮也會說沒有

那重要的是  
在文化這傳承上作了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  
日本有位留學僧人叫作釋道昭  
他來到中國  
中國就派他到玄奘大師譯經的場所  
跟著學習  
其實他應該也沒辦法幫忙什麼  
但是他過去生跟大師有交情  
其實他幫忙大師  
在西行的時候  
好像是給了橘子還是什麼（是梨子）  
就是避免這個飢餓  
所以大師決定幫他開悟  
所以大師最後就跟他講  
意思是說  
你不用學那麼多啦  
我有禪宗 這樣等等等等  
結果呢  
然後點開了一些事情以後  
就叫釋道昭去禪宗有個支系  
那時候在京城那邊有個叫慧滿禪師  
去尋他印證  
目前這史料都有  
可是道昭這件事情就比較沒有（說）  
為什麼呢  
因為這應該是保密到家啦 對  
然後這件事情  
是後來道昭回到日本  
去發展的時候  
這也算文化交流啦  
然後他最後把這一段經歷傳下來

就被收錄《元亨釋書》上面  
所以在文化交流上  
不管是哪一個層面  
然後大師都做到他應該做的  
不管是佛法上生命教育的體系  
或是他覺得怎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大師是真的有證量的  
不應該隨便說大師沒有  
或是大師沒有說過等等  
(余書偉老師)  
那現在的印度語、印地語裡面  
把糖 我們每天吃的白砂糖  
叫作 cīnī  
就是從中國來  
這個 cīnī 是說這個糖是從中國過去的嗎  
並不是  
剛才剛好接董事長的話說到  
在大師還沒有回到長安之前  
戒日王、鳩摩羅王 Kumara  
他們派來的大使已經到達了長安  
然後太宗就派了王玄策他們  
然後跟著去回拜  
就到印度去  
去的時候唐太宗特別交代  
你們給我去找一種人  
叫作石蜜匠  
以我們今天的角度就是做黑糖的工匠  
在唐朝之前  
中國做蔗糖的能力非常的差  
但是印度卻非常的強  
所以因為透過大師的這個緣由

所以導致後來王玄策就把石蜜匠  
從印度帶回到中國  
而且特別指定他到揚州去找甘蔗做糖  
然後呢  
結果這個印度做出來的糖是黑色的黑糖  
經過唐朝的改良變成黃色的  
也就是我們現在叫紅糖  
到了宋代 中國人更厲害  
把它做成白色的  
於是就出現了白砂糖  
那麼這個白砂糖再回銷到印度去  
勝過印度當地做的黑糖  
所以他們就說  
喔 這個糖好  
這個是中國來的糖  
就叫 cīnī cīnī  
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叫  
那這整個糖  
從中國一路跑到經過西域  
經過海上絲路跑到印度  
乃至於後來還又賣到這個阿拉伯去等等  
其實最初最初都是因為大師的原因  
然後能夠溝通兩邊  
所以今天也可以這樣講  
我們每一家現在都要吃到白砂糖  
可能跟玄奘大師  
裡面也是有因緣存在的  
那今天似乎是時間已經超過了一些了  
(主持人)  
謝謝大家  
大家平安